

序与跋

蝴蝶从前是只蛹儿

——《李泮明摄影作品集》序

高吉波

每当看见形态不一、色彩各异的蝴蝶，我总是莫名其妙悬揣：破茧之前，作为一只蛹儿，它是怎样的存在？那些被时光包裹的未及舒展的轮廓，那些藏在暗处的沉默的生长，其实正是一切美丽的起点。

摄影家李泮明先生的镜头，正似这样一把温柔的解剖刀，轻轻划开生活的表层，让我们看见：原来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烟火人间，那些被岁月磨洗的乡土记忆，那些即将消散的文化密码，都曾是这样鲜活的蛹儿——而他，用光影为它们留下了破茧前的完整印记。透过这些印记，我们得以窥见胶东大地最本真的呼吸与脉动。

乡土不是背景板 是活着的诗

泮明先生1946年出生于栖霞市寺口镇邴家村。他先后发表新闻摄影作品200余幅，发表和展出艺术摄影作品200余幅，2015年被山东省摄影家协会授予“德艺双馨摄影家”称号，《退伍军人宋宝承包鱼塘两年成为万元户》《荣誉军人史桂开成为亿元村书记》等多幅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。

几十年来，从小学代课教师到县电影队放映员，从县委宣传部专职摄影干事到县级市总工会副主席，不论社会角色如何变化，他的取景框里从不是静态的布景，纪实、创意、人文、风光都有着鲜活的生命力。春时梯田如链，他拍的是弯腰扶犁的老农指节上的泥色，那深深嵌入泥土的纹路，是岁月与劳作共同镌刻的勋章；秋来果园叠翠，他捕捉的是孩童踮脚摘苹果时碰落的晨露，那晶莹剔透的水珠里，折射出丰收的喜悦与童年的纯真；冬闲时的火炕边，他定格的是老太太纳鞋底时针脚与皱纹的走向，每针每线都缝进了生活的智慧与岁月的深情。

他拒绝做“糖水片”的生产者。那些被商业摄影捧为“唯美”的过度修饰，在他的作品里难觅踪迹。他更像一个蹲守在田埂上的观察者，用质朴的光影语言，将胶东农耕文明的脉络、渔村记忆的肌理，编织成一部会呼吸的视觉史诗。在他的镜头下，每一块被岁月磨圆的石头都有故事，那是先辈们踏过的足迹；每一条晒在墙根的鱼干都藏着光阴的味道，那是大海与阳光的馈赠。这些画面让我们明白，乡土不是遥远的背景，而是我们灵魂的栖息地，是我们生命的根脉所在。

镜头向下 看见人间的心跳

如果说乡土是李泮明的创作底色，那么“人”便是他镜头里最跃动的音符。

《故土情丝》系列里，老街角的豆腐脑升腾着似雾似云的热气。那似雾似云的热气里分明折射着生活对人的煎熬和人对生活的升华。一台崭新的收音机，本已十分洁净，新娘却仍在认真擦拭。这种擦拭，将洁净和由这洁净带给她的美好，保留到她能够设想到的岁月久长。卖鱼的大爷与熟客因为两毛钱讨价还价却藏不住笑，这样的画面蕴含着人与人之间“争”与“和”的平衡逻辑、亲与疏的安全距离。学校门口的梧桐树下，接孩子的奶奶举着刚煮的玉米，蒸汽模糊了镜头，却清晰了祖孙之间浓浓的亲情。毛驴下山时的驮粪篓已空，而女社员

牵动它的缰绳却紧绷着。这里有毛驴的聪明，因为它知道：空行下山的速度越快，离其再度负重上山的时刻越近。但面对主人拉得紧绷的缰绳，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毛驴的无奈——除了闹一点情绪，有什么法子能切实不随着主人的意志挪动疲惫的脚步。细想，我们作为“人”的存在，在某些时刻，与这毛驴亦并无二致。赶大集的队伍里，戴红头巾的姑娘抱着刚买的绒花，转身时发梢扫过身后的糖画摊，这一瞬间的美好如同电影画面般定格。

泮明先生始终相信：真正的宏大叙事，不在慷慨的文字里，而在市井的褶皱里；真正的时代温度，不在飘忽的数字里，而是一张皱巴巴的笑脸、一双沾着泥土的胶鞋、一声带着乡音的吆喝。我们凝视这些照片时，看到的不仅是“过去的时光”，更是无数个“当下”的叠加——那些曾在某个清晨或黄昏真实存在过的、鲜活的生命。这些照片让我们感受到，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，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是生活的主角，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
光影有筋骨 镜头有魂魄

摄影技术，在李泮明手中升华为一种东方美学表达。他善用长曝光捕捉潮汐的呼吸：烟台的海浪在慢门下变成流动的银绸，仿佛能听见海风穿过礁石的呜咽，那流动的线条里蕴含着大海的力量与柔情。他用高反差的黑白凸显岁月的重量：牟氏庄园的老墙在明暗对比中显露出砖缝里的故事，斑驳的门环上还凝着几代人的指纹，黑白之间，岁月的沧桑与厚重扑面而来。他更懂得“留白”的哲学：昆嵛山的雾霭里，只露半座古寺的飞檐，却让观者的想象漫过了整座山岚，那留白之处，是无限的遐想与诗意。

这种对技术的驾驭，从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为了更贴近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。他的照片里有北宋山水的留白，有明清小品的精致，更有民间艺术的质朴。当我们说“光影的诗人”时，指的不仅是他对光线的敏感，更是他用镜头写就的、属于中国人的美学诗章。他的作品让我们在欣赏美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体会到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。

守艺人 更是守魂人

作为栖霞市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李泮明的镜头从不止于个人表达。他始终秉持“影像为民”的信念，带领团队记录着一座城市的生长：

老城区拆迁前最后一条青石板路，那青石板上的车辙印，记录着城市曾经的繁华与变迁；新社区里第一盏亮起的路灯，那温暖的灯光，照亮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；非遗传承人布满老茧的手，那双手传承着千年的技艺与智慧；年轻人用短视频重新诠释的传统秧歌，那是对传统文化的新传承与新表达。

尤其是《非遗寻踪》系列，泮明先生用镜头抢救性地记录了濒临失传的柳编、木版年画、胶东大鼓——那些曾经在街头巷尾鲜活存在的技艺，在他的照片里成了不会褪色的“活化石”。他说：“摄影的最高使命，是为消逝的事物立传。”这些年，他拍下的不仅是图像，更是一代人的记忆、一方水土的文脉。当某些传统技艺在时代浪潮中渐行渐远时，他的作品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；当年轻一代对“家乡”只剩模糊的概念时，他的照片成了唤醒乡愁的钥匙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文化守护者，什么是时代的记录者。

看见蛹 才懂蝶的重量

合上这本城乡调查式的作品集，忽然明白李泮明的镜头为何总能直抵人心。他没有追逐猎奇的“决定性瞬间”，而是像农夫侍弄土地一般，耐心等待那些“准备期”的绽放——就像蝴蝶破茧前的蛰伏，看似平淡，却藏着所有关于成长的秘密。

这里有胶东的山风海韵，有人间的柴米油盐；有历史的厚重沉淀，有当下的鲜活呼吸；有对传统的深情回望，更有对未来的温柔期待。每一个定格的瞬间，都是一只“蛹”的完整生命：它曾是泥土里的种子，是灶膛里的火苗，是老匠人的手纹，是孩子的眼泪。而李泮明，用镜头为它们写下了“存在证明”。

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被海量影像轰炸，却常常忘了：真正的摄影艺术，该是有温度、有筋骨、有灵魂的。《李泮明摄影作品集》，就是这样一部“有生命”的摄影集——它不仅记录了栖霞的过去，更照见了我们的未来：当我们学会像他那样，蹲下来看土地，静下来听心跳，慢下来等成长，我们终将明白：所有的美丽，都来自对“蛹”的珍视；所有的远方，都始于对“当下”的凝视。

愿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，都能在这些光影里，看见自己生命中那些“蛹”的模样——那些未及绽放的、正在生长的、值得被记住的，所有关于“活着”的证据。

毕竟，我们每个人，都曾是某只蝴蝶的“蛹”；而所有的“破茧”，都始于被人看见的瞬间。

读后感

月儿圆圆 照潍河

焦辰龙

读山东老乡赵京德的散文《犹忆少年中秋月》，仿佛在一个太阳刚刚从潍河上升起的早晨，在河边的大柳树下，一个十二三岁的牧童，骑在牛背上，手捏竹笛在吹奏一支悠扬、悦耳的小曲，吹得彩霞满天，瓜果飘香……又像是在展读一幅反映昌潍平原风俗民情的水墨淡彩画：十五的月亮高悬中天，农家小院里，一家老小，祖孙三代，烫一壶昌邑白干，品尝着远征渤海莱州湾捉来的梭子蟹，其乐融融。

《犹忆少年中秋月》讲述的中秋节吃“月儿”（面饼）“拜月”（跪拜月亮）等情节，保留了中国民俗文化中一些有美好寓意的风俗习惯，礼赞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向往。爷儿俩长途跋涉50余公里赶海捡梭子蟹，以及一家人到小龙河边赏月的描写，文笔优美，画面生动。

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，近日因为工作需要，我重读了老作家峻青的小说《黎明的河边》。峻青是“地雷战”的故乡——山东海阳人，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昌潍平原、潍河两岸活动，任昌潍地区武工队小队长。其小说《黎明的河边》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生活。在小说中，为了护送新上任的武工队姚队长、杨副队长过潍河，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小陈（连名字都没留下）一家4口英勇抗敌，最后只有送老姚、老杨过河的小陈的父亲活了下来，小陈和他的母亲、弟弟都牺牲了。

小陈在河西岸负责阻击敌人，掩护父亲和老姚、老杨过河。还乡团用枪押着小陈的母亲和弟弟小佳当挡箭牌，步步逼近河西岸，企图把陈家父子、老姚、老杨打死在河西岸。母亲和小佳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急切地请求小陈开枪，消灭敌人。这个场面把英雄人物推到了信仰与人性激烈交锋的风口浪尖上。

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。”（雨果《九三年》）母亲既想让小陈站起来，她好再看儿子最后一眼，但又告诫儿子：“千万别站起来，开枪！……朝我这里开枪！”

枪响了，母亲倒在了还乡团的枪口下。弟弟小佳朝着小陈的阵地高喊：“哥哥，你怎么停着？打呀！打呀！我身后就是陈老五，朝着我开枪吧！给娘报仇啊……”

小陈拿枪的手在颤抖，嘴唇都咬破了。

小佳猛地从一个匪徒的腰里抽出一颗手榴弹，拉开弦……手榴弹爆炸了，小英雄和敌人同归于尽。小陈手中的冲锋枪响了，枪口吐出一道长长的火舌，向着残匪逃跑的方向。

刚读了血与火的《黎明的河边》，又读花好月圆的《犹忆少年中秋月》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为了建立新中国，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倒在了“黎明的河边”！

今人不见当年月，
今月曾经照英雄！